

中國

現代文學研究

'88
4

丛刊



中國現代文學研究

叢刊

4

1988

作家出版社

封面题字：启 功

封面设计：曹全风

文学名著

一九八八年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合编

中国现代文学馆

作家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燕华营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0印张 250,000字

1988年11月第1版 1988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2720册

北京市期刊登记号：1396 定价：2.05元

中國現代文學研究 丛刊

1988年第4期（总第37期）

目 录

·现代文学与文化·

- 老舍与东西方文化 吴小美 (1)
魏韶华
- 郁达夫小说与传统文化 曾华鹏 (24)
范帕群
- 论郭沫若前期强调精神主体的
文化观和精神论思想 黄曼君 (40)
- 闻一多的诗与其文化心态 陆耀东 (61)
- 郭沫若·闻一多·艾青诗歌创作的
爱国主义及其文化内涵 王培元 (77)

·理论思潮研究·

“人性”——“阶级性”

——论鲁迅思想演变轨迹兼及其

- 对梁实秋的批评 林 非 (99)

人本主义的现实主义文学创作论

——胡风文学思想评析 魏绍馨 (120)

周作人与五四文学语言的变革 钱理群 (142)

·青年园地·

广现实主义：对现实特质的一种思考

——评李南桌的“广现实主义理论” 皮友来 (157)

郁达夫早期小说中的自卑心态 李 今 (170)

李金发片论

一个中西比较的视角 李 怡 (183)

·研究述评·

1987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述评 王保生
沈斯亨 (195)

老舍研究的历史回顾 (1928—1976) 史承钧
宋永毅 (220)

·现代文学研究在国外·

民间文学的发现 [美]洪张泰
董晓萍 译 (245)

·书 评·

徐志摩的诗史地位与评价问题

——从《徐志摩诗全编》出版谈起 蓝棣之 (266)

· 资 料 ·

- 冯雪峰集外遗文三篇 (276)
东南乡居有遗篇 陈梦熊 (280)

· 论 文 摘 编 ·

论二十年代“乡土文学”的悲剧风格(杨剑龙, 284) 关于抗战文学研究的几点思考(朱德发, 285) 巴金与圣经(董必严, 286) 新文学最早的女性拓荒者——陈衡哲(游友基, 287) 认识面临着第二次超越——关于我国40~70年代文学思潮演变及文学思想论争特点的再思考(陈美兰, 288) 试论“五四”时期的文化反省(滕复, 289) 试论老舍早期的文化意识——兼析老舍早期三部长篇小说(沈渝丽, 290) 心路历程的契合——关于胡风与卢卡契文艺思想的探讨(侯敏, 292) 论七月派小说的群体风格(高远东, 293) 主体意识的自我肯定和主体能力的自我实现——论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徐文玉, 294) 中国现代文学与中外文学关系略论(黄政安, 296) 怎样看待三十年代以来我国的革命文艺理论?(洛杭, 297) 关于周作人散文艺术的断想——读书札记(钱理群, 298) “五四”文化革命与人的现代化(刘再复、林岗, 300)

· 动 态 ·

为明年“五四”七十周年纪念在京召开撰稿人座谈会(孟繁林, 302)
福建师大“中国现代散文系列研究”的进展与收获(闻丁, 304) 别开生面的“全国鲁迅研究教学研讨会”(易人, 306) 简迅五则(311)
胡乔木同志视察中国现代文学馆(313)

· 新 书 林 ·

巴金研究论集(156)

征订启事 (119)

编后记 (314)

老舍与东西方文化

吴小美 魏韶华

引言

“作一个现代的中国人，有多么不容易啊！”①一声慨叹向我们昭示了老舍这颗现代文化人灵魂的痛楚和震颤。“五千年的历史压在你的背上”，而“你须担当得起这历史延续下去的责任。”②这里所展开的是一场由文化选择带来的心灵内部的激烈交战。老舍正是怀抱着这痛楚，这震颤、这心灵内部的激烈交战，永不停息地探寻，探寻着东西方文化的融汇及中国文化的出路。这是一个具有“那攻打风磨的愚人的真诚与伟大”的中国现代的唐訾珂德③。

老舍作为中国现代文化人的这种痛楚感，来自他对自我存在的时空规范性的强烈自我确认，他常常提醒自己“是生在‘现代’”④，并且强调只有“一个现代人才能成为一个现代诗人，一个现代诗人才能写出现代的诗”⑤。老舍正是这样一位现代文化人，一位中国现代文化人。是五四运动送给了老舍“一双新眼睛”⑥。这“新眼睛”正是现代人的眼睛，现代中国文化人的眼

①② 老舍：《参加郭沫若先生创作二十五周年纪念会感言》。

③ 老舍：《谈幽默》。

④ 老舍：《文学概论讲义》。

⑤ 老舍：《论新诗》。

⑥ 老舍：《“五四”给了我什么》。

睛。老舍正是透过这“一双新眼睛”，进行着对东西方文化的独特选择，建构着中国文化的未来出路。

“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①

“总之，我们可以看到，发展不断进行着，单个人的历史决不能脱离他以前的或同时代的个人的历史，而是由这种历史决定的。”^②在近代到现代中国文化问题显得特别尖锐。几代杰出的知识者和文化人，都是从文化问题入手考察祖国的出路和命运，出现过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文化反思。在这些先觉者的眼中，鸦片战争后的一系列“国耻”，都是“文化竞争”的失败，共同证明着中国“固有文化”的不堪一击，证明着维系这老大帝国的封建文化价值观念正被从根子上动摇；因而，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要从文化问题入手，吸取异域营养以图存。及至五四时期，反思的中心已逐渐进入到文化的深层和内核，先觉者既反对盲目排外的民族文化心理，又不能照搬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博爱的西方文化观念，而是一切要从争取国家独立，民族生存的需要出发，“立人”以“救国”。鲁迅等人带着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历史教训的深刻文化反思站在了反封建的最前沿，他们肯定了西方文化中的科学和民主精神、人道主义和个性主义思想，并以此重新估定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猛烈抨击封建专制主义和蒙昧主义。

老舍的文化历程起步较鲁迅为晚，但先驱者深邃的爱国意识和宏大的文化气魄影响和哺育了他——他也是带着那一时代特定的文化批判和思想启蒙特色，以反帝反封建作为自己写作的基本出发点，既将西方文化观念视为参照系，又并没有摆脱传统文化

①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60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第515页。

的内在制约力。主要是一位作家和艺术家的老舍，既是属于现代文化人的行列，也无例外地加入了那一代文化反思的队伍，但他并未适逢其会地参与现代中国纷然的文化论争，更没有写过有关的文化专论。为此，探讨老舍的东西方文化观不得不主要从他作品的内在文化蕴含，从他作为主体的文化心理结构，乃至性格结构，反观其文化观。我们的思路在此不得不作自下而上的运行。而实际上，老舍对文艺的文化功能有自己明确的意识。他赫然宣称：“文化滋养艺术又翻过头来领导文化，建设文化”^①（着重号为引者所加）。因此，不研究老舍的文化观，就不可能切入老舍艺术观及艺术世界的深层；反之，研究老舍艺术观及艺术世界而忽视其“领导文化，建设文化”的独特内含，又将直接抹煞老舍作为一个中国现代文化人的独特价值。为此，我们必须透过其独特的艺术世界去把握其“领导文化，建设文化”的良苦用心，因为老舍一生通过文学苦苦探寻的正是“东方文化将来是什么样子”？^②我们认为这是当前一个有意义的研究课题。

一、文化篇

首先，作为艺术家的老舍对“文化”、“文明”有着自己独特的界定。“什么是文化？”老舍说：“一人群单位，有它的古往今来的精神的与物质的生活方式；假若我们把这方式叫作文化，则教育，伦理，宗教，礼仪，与衣食住行，都在其中，所蕴至广，而且变化万端”^③（着重号为引者所加）。在老舍这个“所蕴至广”“变化万端”的文化观中，不仅包含了典籍文化，而且包含了非典籍文化。而“所谓文明者”，“也不过就是能用尽心智去解决切身的问题而已”。假若“任着某种自然势力兴灾

① 老舍：《我有一个志愿》。

②③ 老舍：《〈大地龙蛇〉序》。

作祸，则人类必始终是穴居野处”^①。可见凡是人类与“自然势力”相对抗而创造出的“精神的与物质的生活方式”的总和总称文化或文明，它是“一人群单位”独特的价值符号系统，其中包含显型文化，也包含隐型文化。

探讨文化首先须认识文化，探讨中国文化首先须认识中国文化。然而“一个古老的文化本来就很复杂，再加上一些外来的新文化，便更复杂得有点莫名其妙”^②；并且“生在某一种文化中的人，未必知道那个文化是什么”^③。尽管如此，老舍并没有放弃一个现代文化人的历史使命。早在二十年代，他对中国文化就有一个较为明晰的总体把握，而且明晰度越来越强，即这是一个生成于几千年传统农业社会土壤上的礼俗文化。中国文化包括近现代都市文化的深层结构仍是“农”的，“乡土性”的，也必是“礼俗性”的。老舍虽出身于北平市民阶层，但他的“母亲生在农家”，而老舍正是从母亲那里接受的“生命的教育”^④。老舍一生致力于北平都市市民的表现并以此构筑起他的艺术世界。确如老舍所说：“北京虽是城市，可是它也跟着农村社会一齐过年”^⑤。但是我们在研究老舍时，往往容易忽视这个市民世界的大背景及深层结构仍然是“农”的，“乡土性”的，从而直接忽视老舍由市民文化向中国文化的提升意向，而把他简单地确认为“市民作家”。

其实，“中国市民”到近现代仍然是非市民的。西方最初的城市首先是自由人的联盟，英文中的 citizen 既是“市民”又是“公民”。而东方中国特有的大一统的农业文化传统，使中国不可能形成西方意义上的建立在契约观念上的自由人城市。所以，

① 老舍：《芙蓉略记》。

②③ 老舍：《四世同堂》。

④ 老舍：《我的母亲》。

⑤ 老舍：《北京的春节》。

中国都市更多地呈现着与传统农业文化的顺化状态，中国都市市民也就不具备“公民”及自由人的身份，从而也就不可能成为真正商业文化的体现者。因此，中国都市市民文化一直并且仍然呈现着传统农业文化的最一般特征。古老北平封闭的四合院不正是中国传统农业文化的绝妙象征吗？在老舍为我们提供的那个市民艺术世界里，“农”者心态恰恰构成了都市市民生活方式、行为规范的总体文化背景。在中国大陆本土上，市民与农民基本上就是同“根”的。费孝通早在《乡土中国》中概括出“乡土本色”的一般特征，如人和空间关系上的非流动性；社区之间的孤立隔膜；人际关系的非选择性；对常规规范的依赖传习；血缘关系、长老权力等等，仍对这些市民构成了一种“先我而在”的文化境遇。正是这种典型的农业社会的文化心态，构成这些都市市民潜隐的行为模式和制衡他们行为心理律动的潜在动因。老舍正是通过对北平市民的文化传统的解剖，力图探讨整个中国文化传统的最一般的心理痼疾和再造基础的。费孝通著作中的“乡土本色”和老舍笔下的“农者心态”是相通的。这是一种由封闭的时空、相对稳定的文化系统和内向的文化心理制约着的封闭的心态；旗人的没落，又增添了这心态的哀歌色彩。我们在老舍的众多作品中，都能体察到生成于传统农业社会土壤上的礼俗文化的精神品质和价值取向。诸如：眷恋乡土和崇尚自然，北平就是他的命根子；民本思想和农耕意识，最看不起“老张的哲学”，包括《牛天赐传》中所批判的“钱是一切，这整个的文化都站在它的上面”，弥漫于作品中忧国忧民的浓重氛围，以及由这氛围所包裹的社会使命感及忧患意识。至于老舍的学真知用真本领乃人生首要意义的务实观念和进取精神，则不仅反映了东方农业文化的精神品格，而且又是和西方特别是英国文化紧密关联的。老舍价值观念上的伦理尺度，人际关系中的血亲意识，他的温和宽厚、外圆内方的个性气质，他那急公好义、豪强正直的炽热胸怀……，

都证明了老舍的确是一位伦理文化型的作家。

作为一位伦理文化型的作家，老舍对传统文化的反思既有时代文化人的共性，又有自己独特的个性。这共性正如李泽厚所概括的：“这时（按：指五四时期）先进的知识者整个兴奋的重点不再集中在政治上，而是集中在文化上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自我意识并非政治，而是文化。它的目的是国民性改造，是旧传统的摧毁”^①。老舍和那一代文化人都是在这样的整体文化反省和改造中，完成着由传统人格向现代人格的裂变。但是老舍的独特性突出地表现在对传统文化的反省中，他较少那一代文化人的情绪性倾斜。他处在一个积极探求与建构的时代。老舍首先承继了“五四”一代文化人在现代天平上“重估一切价值”的否定性思维传统；而同时对“五四”的反传统，又在更高历史向度上进一步反思。中国现代文化建设并不是仅仅通过否定性思维所能完成的。其实只要你肯承认中国现代文化改造与文化建设只能由中国人在中国这块土地上进行，那么你就得承认，进行这种文化改造与文化建设的首要前提，只能是承认这个文化传统本身的力量与改造基础。正是基于这种无可选择的“宿命”，与更早的“五四”一代文化人不同，老舍承认：“我们有悠久的历史，有古老的文化”^②；承认中国“是有深厚文化的国家”，而由于我们所具有的深厚的“中国文化的基础”，中国传统文化是可以进行创造性转化的。中国文化的未来建设只能在作为传统自然后果的现实性上起步，只能在这块趋向僵死而又活性极强的土地上进行。是的，“一个手指怎能拨转得动几千年的文化呢？”但是，作为现代的中国文化人，我们“必须沉住气，去抵抗历史，改造历史”^③。

① 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

② 老舍：《南游杂记》。

③ 老舍：《四世同堂》。

老舍认为：“一个文化的生存，必赖它有自我的批判，时时矫正自己，充实自己；以老字号自夸自傲，固执的拒绝更进一步，是自取灭亡”。而要矫正自己，充实自己，就“必须看到它（按：指文化）的过去，现在，与将来”^①。所以老舍一贯清醒地关注着对自己的传统的反省，以求在现在时态上建构未来的文化结构。“人，从一个意义来说，是活在记忆中的。他认得过去，才关切将来”，而“不知自己从何而来”，也就不知“要往哪里去”^②。老舍正是通过自己的艺术实践在现实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深处挖掘着传统文化记忆中的阴魂和亮点，负面和正面。如前所述，在对待传统问题上，老舍较少同代人的情绪上的倾斜。他确认“对过去，我们没法否认自己有很高的文化。……在世界历史上还没有敢轻视中国文化的”^③。但恰恰是这个很高的文化正在使现代中国人受难，因为它使人舒服、消沉、苟安、懒惰。如前所述，由于老舍是一位偏向伦理文化型的作家，他的长处不是在于从政治、经济、社会革命的角度去把握、分析社会这个大结构，而是在于从伦理的文化角度，从民族性和风俗性方面去准确而明晰地体察和感知客体。早在英国开始文学创作历程时，他的目标就是要在中英国民性比较中开出救治我们民族“出窝儿老”的劣根性药方，而当他为以老马为代表的病入膏肓的老国民“切脉”时，他对病情病源的把捉都是倚仗着精细入微的文化感知。老舍离开异国他乡的文化土壤回归祖国途中，在新加坡的所见所想之所以能怂恿他写出《小坡的生日》，正是为了要通过反思历史文化去发掘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以增加民族的自信心和自强力。而三十年代老舍几乎难以自持的深沉的愤懑，其实质乃是一种文化的愤懑，一种由众多的小坡去始建民族新文化的“中

① 老舍：《〈大地龙蛇〉序》。

② 老舍：《我有一个志愿》。

③ 老舍：《〈大地龙蛇〉序》。

国理想”的被灭及由此所产生的迷惘和悲哀。我们确信,《猫城记》中那带有象征意蕴的反复出现的“毁灭的手指”,指的正是一种老大的文化传统,一种强大的无意识力量,它对我们“一人群单位”有着普遍的强控作用。正是这种强大的无意识力量使那些闹离婚者始终停留在“闹”,而终于并不能“离”(《离婚》)。老舍在此后的一系列短、长篇小说中,都表现出浓郁的文化意识。“老字号”不可避免的衰微寓意极深,搞“折中”(要保存“老字号”,又要学“新办法”)是行不通的(《老字号》)。在苍莽而悲凉的《断魂枪》中,沙子龙的世界已被“狂风”吹走,“东方的大梦”没法子不醒了。名篇《黑白李》所隐藏的东方农业文化中的血亲意识至今未引起研究者的注意,而相比较之下,在黑李与白李哥儿俩形象中,虽然老舍也表同情于革命者白李,但作家的创作激情似更倾注于黑李,其根据则在于黑李形象中体现了东方文化的许多长处和短处,体现了老舍对东方文化精神品格的评价。《微神》则反映了作家对东方文化——这里集中在恋爱婚姻模式——的幽微而轻柔的失落感。《牺牲》中的“洋博士”和《阳光》中的“新式小姐”,都是东西方文化杂揉下半生不熟的产物,“不完全像中国人,也不完全像外国人。他好象是没有根”(《牺牲》)。我们没有充分的根据证明三十年代老舍已有明确的寻根意识,但“根”作为潜在的历史积淀,却在他的一系列创作中被捕捉住并加以表现了。他既写出了东方文化深层的根,也抓住了“时代”——畸形的新时代。《新时代的旧悲剧》突出了东方文化的“孝”,以“孝”始,在“新时代”之所以还会有如此“旧悲剧”,老舍通过“孝”的窗口,从东方文化精神中探照出传统文化的道德观、价值观、行为方式、人生形式,以及在民族心态上的种种投影,他看到的不可谓不多。在长篇小说《文博士》中,随处可以发掘出作家对我们那古老残缺的东方文化的隐喻象征。在老舍笔下,中国传统文化有点象小说中

唐家的摆设，调和的精神显露出民族的痼疾——既不能顽强地自尊，抓住一点古老的东西不放手，又不肯彻底地取纳新潮，把陈旧的玩艺扫光除尽。包括老舍在大学课堂上传授的《文学概论讲义》，也在不懈地实现对传统文化的积极扬弃。

需要特别提出的四十年代。神圣的全民抗战为老舍对这种“先我而在”的文化传统的反思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使他得以更集中而明晰地去发掘和检讨东方文化的力量和长短，实现民族文化心理的再调整，更好地张扬主体意识，以审美的形态表现主体对文化的选择。用老舍的话说：“抗战给文化照了‘爱克斯光’”^①。在他创作《二马》等作品时，由于有文化竞争失败的大背景，他自然着眼于在中西民族性的比较中执行自我批判的神圣任务。而他写作《大地龙蛇》、《四世同堂》的背景和任务都有所变化。在那民族危机之秋，既急需光大民族文化，开掘汉唐气魄，以激励民族自信心；但传统文化所包含的封建主义毒素和影响又不能不加以清除。对此，老舍的态度是极其清醒的，其创作实践中实现民族新生的重大意义是不可低估的。《四世同堂》没有正面触及战争而把镜头对准了战争大背景下的“小羊圈”及其所代表的北平文化，中国文化。作品通过“小羊圈”映现的正是中国文化的历史阴魂和再造基础。汉唐气魄的绽放的确锻造了祈瑞宣们的新文化心理，增强了他们抗战到底以求民族新生的信心；但北平的百姓却只在失去了“兔儿爷”点缀中秋节的现实中，才有了切肤的亡国之痛。是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基，是“由孔夫子传下来的礼义廉耻”使常二爷握起了拳头，但同时也是这种“先我而在”的传统使他“把握好的拳头又放开了”。好女人韵梅（还有天安门前在占领者淫威下打着纸旗集会游行的小学生）都是“象已活了二几千年”。这种对现实人生的无意识传统的回

① 老舍：《〈大地龙蛇〉序》。

溯，构成了老舍艺术世界的深度，而这深度又来自老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总体把握。难能可贵的是，在那民族意识高涨的历史年代里，老舍并未陷入历史文化的迷惘，没有将封建渣滓充当民族精神来错误歌颂，而是坚定地将那场全民抗战当作民族文化最好的试金石。他的几部剧作如《张自忠》、《残雾》等大都体现了“检讨文化”的审美选择。《大地龙蛇》更是这一文化检讨的直接产物，它是“就我个人所看出来的我国文化长短，和我个人对文化的希望，表示我个人一点意见”^①。总之，中华民族可能灭绝于“传统”，而也必将再生于“传统”，因为“传统”无所不在且“先我而在”，现实人生正是“传统”活的寄植物。

老舍认为，作为一个中国的现代文化人，对待历史文化传统的应有态度是：他必须“背负它”而后“批判它”；必须“认识它”而后“分析它，矫正它，改善它”。他还“必须知道古的，也必须知道新的”。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把过去的的光荣重新使世界看清，教世界上晓得你是千年的巨柏，枝叶仍茂，而不是一个死尸”^②。这种态度显示了中国现代新一代文化人已摆脱了“五四”一代对文化传统的简单二分模式，即不再是简单的肯定或否定，而是一种文化综合、文化建设。“中国正跟你、我一样，有多少多少矛盾”，而历史正要求“我们用不灰心与高尚的理想去解决那些困难与矛盾”^③。我们必须在“自我的批判”的基础上“把文化更改善一些，提高一些”^④。历史事实已逐渐告诉我们，空泛的文化论争并不能最终解决中国文化的出路。老舍作为中国现代新一代文化人的任务要具体得多，他承认了传统文化的再造基础。

① 老舍：《〈大地龙蛇〉序》。

② 老舍：《参加郭沫若先生创作二十五周年纪念会感言》。

③ 老舍：《四世同堂》。

④ 老舍：《大地龙蛇》。